

# 蒙召成為行動中的默觀者

## 一名獨身教友的聖召分辨歷程

盧德<sup>1</sup>

本文是一段以依納爵靈修為中心的生命旅程，述說作者在做神操時的心路歷程，逐步地分辨、接受、回應她的聖召。其生命故事的分享，是一段值得做神操者和指導神操者參考的經驗。

### 楔子

主曆2000年左右，正值筆者人生最忙碌之際，同時也是至為關鍵的一段心靈成長期，那是筆者堂堂邁入「而立之年」的三十歲關卡。當時，筆者決定送給自己一份生日禮物、同時也是接受一份「放下我執」的挑戰；痛定思痛下，筆者請求一位神師，指導為期一整年的「日常生活神操」，徹底地面對、也徹底解決自己操心和煩惱已久的「聖召問題」。

當然，筆者十分幸運地，幾乎整個生活圈、也是當時最大的生活重心——包括讀書、工作、信仰生活——主要就在這個由耶穌會士所辦的輔仁大學神學院中。放眼望去，多得是會士。事實上，筆者一再地見識到身為一名耶穌會士所展現出來的人格特質；也一再地印證了教會所流傳的一些笑話。譬如：天主有三不知，其中之一便是不知耶穌會士的腦袋裏在想什麼；另

---

<sup>1</sup> 盧德，本名楊素娥，輔仁大學宗教學碩士、輔大神學院教義系博士、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博士後研究，現任輔大神學院專任研究員。

一個笑話是：耶穌會的，耶穌會士不會；耶穌不會的，耶穌會士都會。這些笑話說來，總能搏得哄堂大笑，也是筆者與耶穌會士們共事多年中的一劑調味；然而若是細究其間堂奧，卻也令人深深佩服耶穌會士們的足智多謀、深謀遠慮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……等人格特質與行事風格。究竟這些會士們的陶成，與其會祖依納爵和《神操》的關係為何，這也令筆者深為好奇。

無論如何，筆者有幸地，在一位學識、經驗、聖德皆具深度涵養的神師指導下，開始踏上神操之旅。

### 遲遲難以跨越的原則與基礎：預備期

如此地痛定思痛，要徹底解決困擾已久的聖召問題，實因筆者當時的特殊處境，簡直令人分身乏術：首先在工作方面，筆者同時身兼三份工作——輔神的編輯、輔大進修部導師、輔仁與聖約翰大學全人教育中心講師；其次在就學方面，正是該年，筆者在多位神長的支持與鼓勵下，正式提出教義系博士班的申請，開始一連串的修課、閱讀；最後是有關感情部分，過去一堆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不斷回來干擾，這些憾事對一名邁入三十歲的女人似乎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關卡，彷彿過了三十歲就是老女人了、不會再有人要了……（哈！哈！現在回想當時的心境，看似笑話一般，不過也因走過了那種想不開、狹隘的心境，讓我多了些同情、開導處於跟我當年相同感受的女人；無形中，我竟也成了她們的祝福）。

在教會流傳的同一笑話「天主三不知」的其中之一，祂也不知女修會有多少（哈！當作笑話、一笑置之就好）。筆者身邊除了耶穌會士外，更多的是修女，而且談話不時地、或隱或顯地，就涉及了「修女聖召」的話題。這也促使我開始思考「我的」（顯然不是天主的）聖召：也好，索性當個修女去吧，反正工作那

麼累、讀那麼多書能幹麼、生活壓力大、感情又一再受挫……當修女，尤其當個隱修會的修女的話，那就一了百了了。

這麼個異想天開，我一見了神師就立刻告訴他此一想法，當時還心高氣傲地，自以為自己工作負責、學習認真，三十歲也不算太老，教會不是老在叫說聖召不夠嗎？神師應該會很高興，他幫助了一位年輕有為的教友、也幫助了教會順利拉進一個聖召來。不料，神師的反應竟出我意料之外。

神師以開放與耐心的態度聆聽，但全然不預設任何立場。在起步的指導上，他只要我養成「規律」的生活和習慣，尤其是安排固定的靈修祈禱時間，在不影響工作等的情況下，減少其他並非必要的外務，儘其可能地、長久而穩定地讓自己的心境安靜下來。為一名忙碌的工作者，開始時不知如何「長久而穩定地」讓自己安靜下來，只是單單地靜默、獨處。這令我聯想到過去曾經閱讀過一些默觀靈修等書籍，當時覺得它們像「打雷」或「天使在說話」<sup>2</sup>一般，深奧難懂，更不易做到。而今要我全然、長久、穩定地度此靜默，在滿懷期待的心境下，又似乎充滿吸引力地，迫不及待想投入。

此外，我還忖度著「我的」（當然不會是天主的）前三志願：第一，當隱修會的修女；第二，若非得持續做使徒性工作的話，那就維持獨身教友的身分；最後是結婚，因我實在不想再讓自己掉入愛情令人迷惘、肝腸寸斷的漩渦中了。

話說到這，大概所有的明眼人都看出問題所在了。也無怪乎「我的」準備期會是那麼地長，長到似乎永遠也進不到第一

---

<sup>2</sup> 見《若望福音》十二 29：「在場聽見的群眾，便說『這是打雷』。

另有人說『是天使同他說話』」。

週，其實原因僅一，就是太多的「我的」——「我的」志願、「我的」工作、「我的」生活與情緒……最終，只是「我的」聖召。殊不知，越多的「我的」，就越少「天主的」。

「心田的預備對開始這神操的操練者來說，是非常基本、不可或缺的步驟」<sup>3</sup>。於是，我雖在此卡住多時，卻也同時在順從神師的指導下，慢慢地倒出那滿溢的「我的」，客觀而中立地看出（也是一種分辨）自己的處境：「客觀的環境必須能使人有平靜的心情……看自己能不能分辨自己所處的現況」<sup>4</sup>，進而便越來越能不預設立場，反倒開放心胸，體驗一如《神操》5號所言：「將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全部獻上，讓至尊天主按照祂的至聖意旨處置他本人及祂有的一切」<sup>5</sup>。

至此，「原則與基礎」中，該有的省察、默想、口禱、心禱等神靈功課，逐步「整頓料理自己的靈魂，驅除偏情，以覓得天主的聖意，從而調整自己的生活……」（《神操》1號）。筆者的態度漸漸改變。

## 罪惡、悔改與奉獻：第一週

重新全盤地檢視了自己的內在動機和外在生活景況之後，筆者面臨的另一考驗是：我來自新教的一地方教會，從來沒有辦過告解，縱使上過聖事神學的相關課程、大致明白和好聖事的意義，卻打從心底抗拒，直到不得不去面對它。就在這一連

---

<sup>3</sup> 穆宏志、朱修德合著，《日常生活中的神操》（台北：上智，1998），序7頁。

<sup>4</sup> 同上。

<sup>5</sup> 本文引用《神操》的引文處，皆根據房志榮譯，《聖依納爵神操》（台北：光啓，2003）一書。

串的「反省與棄絕」中，第一階段的靈修功課，逐漸從「我的」走向「天主的」；筆者也一步一步深入神操的本質，原來是如同聖依納爵說的：「是為戰勝自己，使我們不為任何不正的心情所影響（雖然這一事實繼續存在）。要如此整頓我們的生活：在個人生活中的具體情況，時時尋找、發現天主的旨意」。

經神師的建議、也與其他神父討論過，筆者決定接受「天主教會的堅振聖事」，正式加入天主教會，並在此之前，徹底地辦了總告解。至此，所有的掙扎、執著、把持不放，彷彿終於可以鬆手了。某種如釋重負的感受，讓筆者首度體認到：是「罪惡」比較輕省還是「悔改」比較輕省？是「把持不放」比較輕省還是「讓主作主」比較輕省？答案當然都是後者。許多時候，原來是自己想不開，才會把自己累死又不知自己在忙什麼。啊，原來是「奉獻」，且是慷慨的奉獻——徹底地交付自我，生命才會輕省、才有真自由，而恩寵、啓示也才得以進入、浸透吾人生活中的一切——在萬事萬物中找到天主。

這是神操第一階段的領悟：奉獻要無私、氣度要寬宏，讓聖神自由地運作，祂自會啓發內心過去我們前所未見的盲點、缺點，簡言之，就是罪惡，是自我為中心、駝鳥埋沙（眼不見為淨）所導致的種種「污點」和「未能射中目標」的罪惡，及其接踵而至的徬徨和苦難。

「主啊，求您粉碎我、擊倒我，因現今活著的，是假我，不是真我。我自知自己是如此的不自由，除非先將我的所有一切（我的自我中心）先奪走，我永不得安寧，既沒真自由、更喪失活在您內的真實生命。」這是出現在筆者靈修日記中的一段祈禱，至今仍是內心衷心誠摯的懇求。

然而，既有了慷慨奉獻的精神，更要有「更」的精神；不

僅要常常興起奉獻的願望，還要常常提醒自己不斷祈求此奉獻的願望，因為天主正是一個「更」的天主，祂總是令人喜出望外、意想不到，具體而言，就是落實於耶穌基督「道成肉身」的這一真理上。

## 道成肉身——靈修生活的最深奧秘：第二週

靈修生活的弔詭之處，由耶穌基督的一生來看，真是再典型不過了。當初領洗時，固然相信、知道「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...」（若三 19）；「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，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，為應當把持不捨的，卻使自己空虛，取了奴僕的形體，與人相似，形狀也一見如人。祂貶抑自己，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」（斐二 6-8）。然而，直到筆者進入神操「第二週」默想的這一刻，當筆者運用了靈性五官（或想像力的五種感官<sup>6</sup>）進入到天主降孕、誕生、獻於聖殿、逃亡埃及、約旦河受洗、乃至曠野中的歷練等，再繼而配合其他默想（如兩旗默想、三種典型的人的默想）時，筆者才真實恍然大悟「道成肉身」的真義。

原來，道成肉身的天主在日常生活中，遠大於在修院中。祂在家庭中、在共享的團體中、在工作中、在社稷中，甚至在孩子身上、在日常的瑣事，如在廚房中的忙碌準備用餐.....等；哪裏有愛、哪裏有和解與寬恕，天主就在那裏。換句話說，如果說天主是道成肉身，那我們就必須首先在日常生活中去尋找天主；如果說天主是愛，那我們就必須在分享的生命中去尋找祂的臨在與蹤跡。具體而言，祂就在我的每一個學生當中，在

<sup>6</sup> 見《神操》121~126 號。

我所處理的每一本書上，也在我所開設的每一門課程裏，每當我認真準備，在我的工作上及所接觸到的人事物中，榮神益人、愈顯主榮，道成肉身的天主就在我們當中，在你我身上了。

基督徒靈修的重點，不在於模仿、仰慕上主，而是在於經歷祂。天主取了肉身，以便讓人們能經由日常生活和感官經驗，具體而真實地去把握、體驗到生活的天主。雖然祂的選擇有時超越人所能理解——卑微的出生、又「取了奴僕的形體」，但也正因如此，讓人們彷彿一伸手就能觸碰到祂，而非遙不可及、高高在上、虛無飄渺的。至此，筆者的第一個疑問——那「道成肉身」的天主是否如今也在我身上？似乎已某種程度得到了一些答覆。接下來要進一步問的是，對如今正面臨選擇的筆者而言，奉獻的心是確定的了，但要做些什麼呢？再者，奉獻的程度又如何？我有沒有謙卑自下、不畏艱難和世俗的眼光，作到如同依納爵的「三級謙遜」<sup>7</sup>，甘願在「君王募兵喻」<sup>8</sup>中選擇了基督君王，抵抗現世君王的誘惑？尤有甚者，我能否滿懷渴慕之心作如下的祈禱、奉獻？

「只要能更加事奉祢、讚頌祢，卑僕便真心願欲，滿心期盼，誠心決意，則效祢飽受辱慢輕侮，盡嚐一切實貧神貧的境況，唯望祢至聖至尊者肯選擇我、容我抱此而終生。」（《神操》98號）

啊，這「飽受辱慢輕侮，盡嚐一切實貧神貧的境況」真是「苦酒滿杯」！但是，為分辨我能為基督做什麼，首先便要先得基督的作風。因此，我願意，至少試試看，測試一下究竟自

---

<sup>7</sup> 見《神操》165~168號。

<sup>8</sup> 見《神操》92~95號。

己能夠做到怎樣的極限。爲此，懇求主給我一些記號，看看我能撐起怎樣的、多大的十字架？看看我能吃怎樣的苦、做多大的犧牲？然後，看看自己能不能超越自我，走向「更」偉大的天主？

這段期間，出現了一段有趣的插曲——竟有一位教內虔誠的弟兄展開邀約、追求。一時間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猶記當時與神師討論了此事，當時由於對於天主「道成肉身」有極強烈的感受，同時也渴望天主賜下或顯或隱的記號，便於筆者分辨聖召，因此與神師討論的結果，便是試著交往看看。好在這位教友已是家族內好幾代的基督徒，對於教會內的靈修傳統也多少有所涉獵，非常能夠尊重、了解筆者正在做神操分辨聖召的心路歷程，並清楚表明他願意陪伴、分享、等待。就這樣，我們共同走了一段旅程。

讀者可能會對這段感情後續的發展感到好奇；但對我而言，更奇妙、更驚訝、更新奇的，卻是自己的改變。過去曾在感情中迷惘過，愛得死去活來，一會兒喜、一會兒憂、一會兒樂、一會兒怒，幾乎無法自己。如今，筆者內在卻平靜無波、不預設立場，只願耐心等待天主更進一步的記號指示其聖意。正如神師的教導：除非我們全然開放、擁有真自由、讓天主聖神自由運行，而能無處不自在地，無論結婚、修道或獨身都愈顯主榮，否則根本無所謂聖召或聖意可言。如今我終於明瞭，也似乎在不知不覺中，依納爵所稱的「平心」已潛移默化地、內化在筆者的生命特質裏了，這與過去的我相比，真是一段天壤之別的反差。

無論如何，這段心靈淨空的旅程，每當靈魂多流出一些私慾、自我，看是越一無所有、死於自己時，就發現天主的聖寵

也同時一點一滴地流入筆者心靈，並因而經驗到許多神慰。這種經驗彷彿「質變」一般，猶如過去的我是水，而天主竟將之變成了酒，妙不可言。

## 與逾越奧蹟相遇、相通：第三週

「在默觀苦難期間所應求的是，與痛苦的基督同苦，與憔悴的基督一同憔悴，並因基督為我所受的極大憂傷而悲從中來，痛哭流涕。」（《神操》203 號）

筆者同時兼任三份工作，仍然持續進行中。忙碌與疲憊依舊，偶爾也有些許壓力（時間的、人際的、課業的……各式壓力）；但無疑地，這段期間，每日定時而規律的神操，祈禱與默想已然成了生活中最重要、最甜蜜也最享受的一段時光。漸漸地，筆者不僅養成了默觀生活的習慣，甚且，這一靈修態度一直持續至今，已然成為筆者的生命食糧，有時這種強烈的獨處、默觀的需求，真的比物質食糧來得更為重要（已有多回筆者在工作之餘，身心俱疲，寧願選擇獨處、默觀、安靜，而非吃東西，並且避開無謂的社交，這種精神上的補給，遠非物質所能滿足）。

這段期間的默想題材，包括最後晚餐、山園祈禱，最後在門徒的背叛與自私下，耶穌慷慨地自我給予，成為被宰及被食的代罪羔羊。筆者隨著這些反省的材料，對照著自己的生活、尤其是工作，深覺軟弱、無能（當時輔大正逢重大政策的決議和改變，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人都感到焦慮無助卻束手無策；其他還有一些付出和努力，也都看似白費、無常），而一步步踏上心靈黑暗的深淵，看不到未來和希望，內心的神枯體驗真像得了靈魂的憂鬱症，身旁即便有些美好的人事發生也都看不見。

究竟什麼是「逾越奧蹟」呢？在默想的題材中，筆者的掙

扎、無助、受苦似乎幫助我更能與主相通。所有看似毫無意義、徒勞白費的工作、沒有希望的未來感，在受苦的當下都與耶穌同樣煎熬。只不過我們未能明白，這不是結束，而是一段必須的過程，因而常常忍耐不住。

其實，逾越奧蹟，豈不就是不斷重生循環的過程嗎！換言之，當生命經歷了某種程度的苦難、甚至死亡，而後重新領受新的生活、新的精神。這就是吾主的逾越奧蹟啊！從世人的現實生活觀之，也就是「一連串改變的過程」：一個階段的結束，另一階段的開始；前者包括舊有的制度、過時了的價值觀、不合時宜的心態、朋友（門徒）的背叛、生病或是年老、親人死亡、階段性任務與目標完成了……等；後者則可能是一個新官上任、新政策的施行、新的觀念與心態、一段新的友誼、一個新的領域的學習、開始一項新的工作……等。所有生活中可能面臨的改變，都某種程度上涉及了「苦難—死亡—復活—升天—聖神降臨」等生命歷程，當我們完整地走完這趟旅程，學會「放手」，不再攀附過往，接受祝福，迎向新生的開始，有誰能說這不是基督徒生命的「逾越奧蹟」呢？！

原來，死於自我，像耶穌一樣，沒有把持不放，反而徹底、完整的死去，其中雖然會有哀痛，到頭來卻能看清一切原來都是恩寵，正如小德蘭的體會——越痛苦，越喜樂。這就是「逾越奧蹟」的靈修。同樣的，祂的使命裏必定有痛苦與操勞，但也必定有光榮與勝利。漸漸地，筆者對於工作上的挫折、人事上的不如意、辛苦沒有回報……等，比較能夠釋懷了。更甚地，更明瞭何謂「道成肉身」與「逾越奧蹟」後，筆者也越來越能在身邊的每一個人身上，看到了基督的面貌，並較能自我覺察、忍受神枯的難耐了。

至此，筆者對於聖召分辨有了不同的體會。首先，受苦並不可怕，相反的，受苦是絕對必須、也是無可避免的。受苦幫助人淨化心靈、體察真我、與耶穌同行；其實，以痛苦為師，我們會學到很多東西，最終更會驚覺，痛苦其實是恩寵，是天主看重我們所賜予的禮物。何況，正如牟敦所言，當人「越想逃避痛苦就越受苦，因為若是太怕受傷，就連極瑣碎的事也會折磨你，……到了連微不足道的事物也能傷害你的時候，我們可以說痛苦的根源已經不是客觀存在的事物了，你的存在——你這個人本身——變成了痛苦的根源，同時也是受苦的主體，而折磨你最甚的就是你的存在、你的意識」<sup>9</sup>。總之，因為害怕受苦而遲於不敢獻身的問題已然獲得解決，至少不會成為奉獻生活的阻礙。

那麼接下來要問的是，究竟什麼樣的生活更能幫助我持續活在天主的恩寵中？原本，如果依照筆者貪瞋痴慢疑的本性發展，靈魂保證直接前往地獄去報到。但天主竟先容我沈淪一下，等到我飽受不幸、混亂、困惑、各種秘密與恐懼的折磨後，一方面遊蕩夠了人間世俗，二方面也體嘗了罪惡本性，然後再一路領我走向光明璀璨，最後發現所謂「恩寵」、也是最大的「神蹟」，竟是天主願與我們分享祂的性體（天主性）、祂的愛。靈魂若只停留在本性的層次，猶如本該晶瑩剔透的水晶停留在黑暗中，失去了它更高性質的光輝。然而，一旦我們被天主帶入光中（這是恩寵、也是神蹟），發現自身其實是一塊水晶體，鑿開了不屬於它的外層岩石後，它便成了光的折射，把天主的光和

---

<sup>9</sup> 牟敦著，方光珞、鄭至麗譯，《七重山》（台北：究竟，2002），123頁。

熱，照耀向四面八方，也就是我們身邊所有的人事物上。

至此，我終於找到了真我，同時也找到了天主，並且不再抗拒天主的光照，也不再妄自菲薄，讓自身無論是多麼小的一塊水晶體，也要為主發光、成為天主在世工作的媒介。事實上，筆者在做「日常生活神操」的同時，便不斷以此默觀靈修來重新檢視、反省自己正在進行中的使徒工作（編輯、輔導、教學），並一再地洞察、發現它的神聖性，然後驚覺自己領悟得如此之遲，唯靠一邊工作、一邊靈修，才一步步看出一切老早已有天主巧妙的安排。現在，重新以嶄新的觀點看待工作，處處令人驚奇，其實，水晶體本身無法發光，它之所以能成為光的媒介，唯一要做的、也是最根本的，便是淨化再淨化，掃除一切阻撓光之照射的雜質與障礙，為筆者而言，就是默觀。其餘一切，光的自身——天主——自會照耀／照料了。

找到了聖召，驚覺自己原來一直行在光中，也就是天主的恩寵裏，使徒工作壓根不是負擔、不是苦難、更不覺辛苦或忙碌；相反的，一旦靈性覺醒，知道自己是在天主的祝福和委託下行動，生命充滿了喜樂、感恩、驚奇，以及更重要的，謙卑與交付。我彷彿成了一個新造的人，一個蒙召並渴望在行動中、作永恆的默觀者。

## 復活的基督——成為新人：第四週

「主，請採納我的全部自由、我的記憶、我的悟司、我的整個意志，以及我所享受、所佔有的一切。主啊！凡此種種，皆祢所賜，今願歸還於祢，屬祢所有，讓祢任意安排處置。求祢賜我祢的愛及祢的恩寵，有此兩者，我心已足。」（《神操》234 號）

一旦確定了聖召——成為行動中的默觀者，像似復活的基督在我裏面活。過去靠著本性在硬撐，所以感到疲憊不堪、滿懷困惑與遲疑；現在了悟了一切是天主在工作，也才真正感受到了耶穌的許諾：「凡勞苦和負重擔的，你們都到我跟前來，我要使你們安息」（瑪十一 28）的真義。外在的使徒性工作持續地「有所為」，但因內在心意更新而變化，感覺如釋重負、輕省得像「無所為」。筆者真覺有如重獲新生，而整個心態轉折的關鍵，在於培養「耶穌會人才學」<sup>10</sup>中很重要的幾個特質：

- 以「自覺」為基礎：充分了解自己優長、短處、價值觀與世界觀，並以人才自許，不畏困難地全力以赴、達成目標。
- 培養「才智」：能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，充滿自信地創新與調適。
- 以「愛心」作為檢驗的至上標準：能以肯定而關懷的態度與人交往。
- 能毫無保留地以「英雄豪氣」交付自己：能以豪情奔放的雄圖激勵自己與他人，而有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決心。

此外，「平心」以及「在萬事萬物中尋找天主」亦為筆者的使徒性奉獻生活建立了穩健紮實的基礎，尤其在此變動劇烈的時代（政經社會、國際、生態等等，即連教育，無一不在劇烈的變動中），以不變應萬變的信心（相信天主是歷史的絕對主宰者），讓我不致被某些潮流牽著鼻子走。以筆者所授的相關課程為例，當代心理學蓬勃發展，每個學派各擁一片天地，看著教內很多人頭也不回地追逐這些潮流去，筆者一方面固然肯定心理學的貢獻與重要性，另一方面也絕對尊重這些求知若渴者的需求，然而對此一

---

<sup>10</sup> 參 Christ Lowney 著，陳曉夫譯，《栽培領袖：耶穌會的人才學》（台北：啓示，2004），10 頁。

窩蜂的現象，也常不得不適時扮演起先知性角色，幫大家踩踩剎車，免得迷失在潮流的表象中，忘了回歸的方向，亦即回歸更為基礎的根本——天主聖三——中。教會歷史中豐富的靈修傳統，留給了我們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寶藏，一直是筆者從事使徒工作的根基，即使在上心理學的課程中亦然。這是筆者在萬事萬物中，以「平心」所找到的天主的訊號。

無論如何，俗諺說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」，筆者經歷這為期一年的日常生活神操，從貪瞋痴慢疑的罪惡本性，竟能調整、改變，進而培養出自覺、才智、愛心、英雄豪氣、平心與默觀中的天主性（天主肖像，即祂既超越又內在於我生命中的本質），猶如本該溺水的人竟能游上岸來，真是奇異恩典、也是筆者生命中最大的奇蹟。

完成了這趟神操之旅，也明確地分辨「在真實的歷史中、在時代的需要裏，回應天主啓示」的聖召，筆者終於覺悟：唯有全然奉獻，方能成就真實的人生，也是找著天主必然的結果。只要還有一點保留，就離真我、離天主與聖召甚遠，而生命終必落入虛無。重點不在採取哪一種生活方式——或入會、或結婚、或獨身，因為任何方式都有它們無可避免的困難與挑戰，重點在於培養行動中的「默觀」生活與態度、在萬事萬物中找到天主，以及全然奉獻的生命態度。而這一切，足足走了一整年的神操，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推手，激勵了筆者划向深處、找到天主、肯定生命的意義、成為新人。

## 後記

筆者做神操的末期，得知穆宏志神父（西班牙籍耶穌會士）準備帶領基督生活團的朋友，走一段依納爵靈修之旅。毫不遲疑

地，筆者立刻報名，因為恰逢此時機，正如榮格所說的「同時性」，是一種與神聖相遇的、有意義的巧合，而筆者心中某種復活、新生的感覺，也迫不急待想要為主出征去。這段旅程根據《聖依納爵勞耀辣自述小傳》<sup>11</sup>，途經每一處他的人生轉捩點——包括他的出生地；從軍乃至戰敗、受傷、休養之處；他做避靜、潛心靜觀天主旨意的多處足跡；他為全心奉獻而求學，乃至他操練與寫作《神操》的過程；最後在羅馬建立耶穌會院作結。透過為期兩週的這趟依納爵靈修之旅，筆者再度重溫過去整整一年來自己的靈修經驗，內心有難以言喻的驚歎與感恩。

這個世代的快速變動，遠比歷史上的任一世代更為劇烈與急速，也更需要一個能在變動中持久、穩固、不變的基礎，以及在凡俗、無常的日常生活中，找到信望愛一道神聖的光照。為幫助人們在靈性上覺醒，教會握有這麼一個珍貴的寶藏，著實值得推廣。以筆者為例，近年來在演講、活動或課堂中，總有不少學員在感到好奇、並進一步了解之後，給予筆者極為動容的回饋與迴響：原來獨身也能活得如此亮麗而多彩多姿；原來教友也能散發絲毫不亞於神職人員的光和熱；原來女性完全無需依賴男性、還能互補於男性一面倒的理性化特質；原來，身為一名「女性、獨身、教友」也能是「聖召」的一種形式，同樣滿被聖寵、來自天主神聖的召叫，讓罪人自知蒙恩而全心降服地交付自己一生為主所用。

這是筆者蒙恩、蒙召，以女性獨身教友的身分，成為一名行動中的默觀者的見證與分享。末了，但願我的生命不負主恩，愈顯主榮！

---

<sup>11</sup> 台中：光啓，1976。